

Comments on the Philosophy Implication in FengZhi's Verse

Xiaoxia Shi

Department of Publicity,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Email: 32547106@qq.com

Abstract: There are mainly 3 collections created by FengZhi from 1920's to 1940's, including song of yesterday, travelling in north and some others and sonnet collec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ravelling in north and some others which completed in 1929 is regarded as the transition from a sentimental romantic poet to a modernistic contemplator of the author. In fact, the philosophy thinking of the author is impenetrated throughout all of the 3 poetry anthologies. The representation is questioning about the individual being in the beginning and it is expanded to the worrying and concerning about the living space of human being afterward. The philosophy implication in FengZhi's verses is being discovered tentatively in this paper.

Keywords: FengZhi; verse; philosophy implication; song of yesterday

论冯至诗歌的哲学意蕴

石晓霞

天津工业大学宣传部, 天津, 中国, 300160

Email: 32547106@qq.com

摘要: 冯至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的诗歌创作主要有三个诗集, 即《昨日之歌》、《北游及其它》和《十四行集》。一般来说, 把 1929 年创作的诗集《北游及其它》看作冯至从伤感的浪漫主义诗人转向现代主义沉思者的一个过渡。事实上, 这三个诗集中都贯穿着作者的哲理性思考, 表现为由最初的对个体生命存在的追问, 到后来的延续、拓展到对人类普通生存境遇的忧虑与关切。本文试图对冯至诗歌中蕴含的哲理予以揭示。

关键词: 冯至; 诗歌; 哲学意蕴; 《昨日之歌》

1 引言

冯至早期诗集《昨日之歌》中的抒情诗和叙事诗, 都明显地传达了诗人对社会、人生、爱情、个体存在的思考。到《北游》诗人已不再歌唱青春和爱情的苦闷, 而是开始刻画黑暗灰色的现实人生, 《北游及其他》中的短诗, 诗风渐趋凝重, 在艺术上臻于纯熟, 思想也正酝酿着变化。《十四行集》表明冯至的思想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的视野更加开阔, 认识更加深刻, 更加关注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人类、宇宙的发展。

2 《昨日之歌》

早期诗集《昨日之歌》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两类。冯至的《昨日之歌》仅就抒情诗而言, 陆耀东在《中国现代作家评传·冯至》中认为“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

水平, 在一些方面提供了别人不曾或很少提供过的东西; 其中, 最优秀的作品和其他诗人的名篇一起, 代表着二十年代我国新诗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陆耀东:

谢冕也指出: “‘五四’开始的中国新诗, 带有草创期的简单、粗糙、浅白以及互相仿效的痕迹。冯至先生一开始就以成熟的姿态、以鲜明的个人风格出现在中国诗坛。他的诗没有初期白话诗那种语言空疏结构散漫的毛病, 意象的密集、诗句的锤炼、章法的谨严, 都造出了当日中国诗界的新生面。”

冯至的诗取材于日常生活, 却注重在整体人生的层次上关注人的命运, 思考人的价值和人的自身的实现。第一首诗《绿衣人》写的是平平常常的邮务员, 但冯至想到的是“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不是天灾, 就是兵祸, 这些信又给那收信的人家送来了什么样的不幸的消息

呢？”他由人们一个最常见的生活事象思考了大时代里一个普通个人的悲剧性命运，这是他推理思考的折射。

《“晚报”——赠卖报童子》写晚间街头卖报童子可怜地呼喊，却“没有一家把门开”，映出了社会的暗影；《一盆花——送给一个独身的友人》以泥土与花的关系，暗示生命的痛苦与爱的珍贵，阐发了生命与爱的哲理，《一颗珍珠》表现了诗人对于个人价值的尊重。总之，冯至在最初的关于人生思索的作品里，就闪烁出他沉思凝想的特征。

冯至在早期反复呈现的两个主题是孤独与死亡。在他的诗中有大量的孤独漂泊者的象征性意象。如在大风浪里飘摇的“小艇”（《小艇》），由那北方城里飘来的“孤云”（《孤云》），被沉埋的“生命”的孤独与飘零者命运象征的“风夜”（《风夜》），日日向没有尽头的“暗森的巷中走去的盲者（《瞽者的暗示》）……”。《饥兽》非常典型地表现了冯至诗人思维的哲理性特征。他抒发的不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对于物质上的需求，而是他对于精神上的强烈的渴望。冯至诗中的“死亡”主题带有感伤与冷静相结合的特征，哲理的思考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秋战》中，他感到一种“天大的疲倦”，于是“为了死亡，为了秋天”，一面“黑色的旗帜在面前飘荡”，这“黑色的旗帜”，就是“死”。《在阴影中》，光明与黑暗，生与死的主题，不再是亲人的经历和幻象表达，而是自己的个人生命存在和追求的一种方式。《墓旁》是美丽的生命与痛苦的死亡复杂感情交织而成的一首梦幻曲。这些诗中都带有诗人形而上性质的思考。

《昨日之歌》中的爱情诗，“用奇妙的想象、幻象情丝，比喻和象征的手法，织成一幅幅爱的美锦”，“以轻婉的幽思，流动的柔情、飘香的诗意”，形成了冯至的艺术特色。例如《我是一条小河》、《在郊原》等诗，冯至往往将情感注入进情景合契的意象里，获得委婉、曲折的表达。不是坦率、热情如火的表达，不是颓废伤感的表达，但却蕴含着作者对爱情的深刻思考，使这些爱情诗格调较高，语言、意境比较优美。

在《昨日之歌》下卷中收入的四首叙事诗《吹箫人》、《帷幔》、《蚕马》、《寺门之前》则更明显地传达了诗人对社会、人生、爱情、个体存在的思考。谢冕认为在叙事诗很不发达的中国新诗坛上，冯至的主要贡献就是以形式上罕见的精炼，内涵上深刻的哲学与美学的综合而使中国新叙事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从艺术角度对这些叙事诗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它们“所有的

内容都指向永恒的思考：人与物、爱情与生命，这边圆满伴随着那边的缺憾，当一个人获得生机而另一个又无奈地面对着死亡。于是箫只能是二缺一的，帷幔则永远留下了无法弥补的一角。冯先生的诗，以它的奇幻和瑰丽传达的是一个长长的、深深的人生悲剧感。哲学和美学的综合，构成了一个至今无法企及的诗美的高峰。”孙玉石也指出，《帷幔》、《蚕马》等爱情诗，体现了超越于当时一般反封建层面的社会性表白而具有了哲理的深度，其主题不是单纯的爱的欢悦与忧伤，而是婉转传达“爱与美被毁灭的悲剧”，爱情与哲学思考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在《寺门之前》中，作者通过一个老僧的口述，别有意义地表现了一种被压抑的人性，这首诗构思奇特，曲折地表达了一个被教义扭曲了的灵魂对正常生活的渴望，诗的内含是颇为意味深长的。这四首诗呈现的是一个非现实的世界，在幻美、凄凉的悲剧气氛中展示了作者心灵的探寻和对人生的理解。

3 《北游及其他》

到《北游》诗人已不再歌唱青春和爱情的苦闷，而是开始刻画黑暗灰色的现实人生，而这也正是他亲历现实、不断思索世界和人生、不断审视内在灵魂的过程。此时虽然作者还没有接触到存在主义哲学，但已提出了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命题，如个体存在的孤单寂寞、生死问题、自我的确认、人生的选择等。袁可嘉认为《北游》的特殊意义正是“时代画面的广度和个人自省的深度互相交织”。

在长诗《北游》中，冯至开始了对现实的否定，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浓度增加了，而艺术魅力不减。在作者亲身体会了生活的苦杯之后，诗中愤激之情较前更浓。放眼现实，抒发了他去哈尔滨后的感怀，在这个充满异乡情调的城市里，满眼的是：流民、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高丽的妓女，以及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诗人不禁慨叹：“他们不知道，背后有谁宰割，他们的命运握在谁的手中。”这里包蕴着他对于黑暗现实的思索。还有那大官的“姨太太穿着西装，老爷的肚子猪一样的肥”，到外是阴谋。

面对这现代的“荒原”，作者只有愤慨和诅咒。

王邵军《生命在沉思——冯至》一书中提到，《北游》“在形式上，由于情感幅度的拉大，和理性的渗入，打破了他过去作品中那种淡淡的悲哀及其优美精致的形式。尤其中间每部分都加上‘阴沉，阴沉’的循环点化，使形式超负荷地容纳了新的情感和理性内容，有一

种巨大的穿透力和张力。”“《北游》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形式上，都是超过同期同类诗作的，尤其是一些思想的超前探索，更显示了立于时代峰巅的预见和寻求。”

《北游及其他》中的短诗，比如《迟迟》《园中》《什么能够使你欢喜》《桥》等诗在艺术上臻于纯熟，而伴随着诗人放眼看人生，诗风渐趋凝重，而思想并未停滞，而是正酝酿着变化。

4 《十四行集》

冯至在经过十年沉默之后，写出了以“沉思的诗”（李广田语）著称的《十四行集》。在十四行中，冯至使个人与整个世界，使细微的现象与社会甚至宇宙联系起来，启发和诱导读者去深思、去领略社会中诗意的奥秘。

在《十四行集》的序言中，冯至谈到了他这部诗集的创作动因和之所以采用十四行体的考虑。他说：“1941年，我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每星期都进城两次，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的格外丰富”，于是，萌发了创作的冲动，偶然间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句，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诗。“这开端是偶然的，但是自己的内心渐渐感到一个要求：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它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的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连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

“至于我采用了十四行体，并没有想把这形式移植到中国来的用意，纯然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正如李广田在论《十四行集》时所说的，‘由于它的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解开，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它正宜于表现我要表现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而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他的自述给了我们了解这部诗集的内容于形式的启示。

十四行诗的形式格律，有许多严格的规定与限制，但冯至长于此道，“并没有严格遵守这种诗体的传统格律，而是在里尔克的影响下采用变体，利用十四行结构

上的特点保持语调的自然。”也即是说，诗人之所以采用这种形式，是因为这种诗体为他诗中哲理内涵的表达提供了适宜的形式。

在内容上，冯至在序言中的自叙表明他的诗来自日常生活琐事、触目即见的自然，但他能够透过表面和现象，发掘出深刻哲理和诗情。

第六首《原野的哭声》写在原野里看到村童或农妇“向着无语的晴空啼哭”，诗人将这样一件普通的事，上升到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村童或农妇的“整个的生命都嵌在一个框子里”，与“人生”“世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之中，他们活在那样“一个绝望的宇宙”里，命中注定“好像从古来就一任眼泪不住地流”。他们的啼哭是无奈的申诉或绝望的抗议，因为生命被压抑在一种命运的框子里。“在别人易于忽略的人生场景，冯至发现了深刻的生命内蕴，因为他对生命拥有更深切的爱。”

第23首《几只初生的小狗》写的是生活中的琐屑小事，它们自降生以来一直遭遇着“潮湿阴郁”，但冯至想到这次无法记忆的晒太阳会让它们在将来的深夜里吠出光明，给人以鼓舞和启迪。

第26首《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是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冯至悟到多少身边的事物需要重新发现。回家的路肯定不止一条。我们习惯于走一条熟路回家，但是还有许多生疏的小路同样可以回家。偶尔走一条生疏的路便感到心慌，但走进后发现也会回到家中。这就启示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事物需要新的发现。其实我们对一切都不是很了解，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这里传达出的是作者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思考，是作者对生命的真实体验，尤其是“走一条生的，便有些心慌/怕越走越远，走入迷途”在这里表达了人们接触生疏事物时的心态。

诗人对社会人生深刻的心灵体验和感性思索流转在诗行间，诗集第20首写的是人与人“在生命深处”的关连。诗人告诉我们，别人的面容和语声，“不管是亲密的还是陌生，”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的梦里，就如同自己生命的分裂一般。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融合了许多生命，因此我们应该互相关爱，把爱投射到更广大人群中。

诗集的16首《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巅》则主要表达人与自然的关连与呼应。这里冯至暗示了生命底层的相通。我们站立在山巅瞭望，望到的远景正是我们的生命。山、水、风、云、道路和城市，相互感应，成为对方的一部分。这里隐含着冯至对生命的沉思。

第 17 首,从“原野的路”曾留下“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联想到“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曾经被许多相识或陌生的人踏出过“几条宛转的小路”,要珍惜和纪念“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

对生与死的深沉思索是整部《十四行集》的一个庄重而严肃的主题。在第 1 首《我们准备着》中写出了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诗人主张以“雍容”的态度,去平静地看待死亡,将饱满的热情和努力注入现在,以领受生命最完美的时刻。“深深地领受”,充满敬畏感,但并不是推委。冯至认为,“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尽管是最后的一部分。“死只是一个走向更高的生命的过程。由于死而得到新生,抛却过去而展开将来。”

冯至在诗中体现的这种对自然、对人生、对死亡、对永恒的看法,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歌德蜕变论的影响。诗集第 2 首《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集中体现了这种蜕化的思想。诗人把“未来的死亡”写得很美丽,就“像一段歌曲”,“死亡”就是蜕化的过程,就像“歌声从音乐身上脱落”,化为“青山默默”一样,达到了无言的永恒。默默青山,安详而美丽的死亡,人生的季节转换静静完成,没有担忧和惊惶,一切都雍容优雅,舒徐有致。诗人以一种淡远的文字,从常见事物身上发现了与生命相关连的意义,表现了对时代更深的关注和忧虑。

在《十四行集》中,诗人受雅斯贝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对存在本质的思索和对生存困境的体验、里尔克的生命和死亡观、歌德的蜕变论的熏陶和影响,在《十四行集》的诗作中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十四行集》总是涌动着富于生命的意象,总是由身边的平凡事物,联想到宇宙人生的哲理。

李广田在专论《十四行集》中指出,诗人“在那最日常的道路与林子中发见他的诗”,“在那平凡的事物里发见那最不平凡的”,但却是,“对一切均在关连变化中向前向上的宇宙观之最切实的体认”。朱自清在《新诗杂话》中,一再肯定《十四行集》,谈到冯至是“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诗人”;“冯先生的集子里,生硬的诗行便很少;但更引起我注意的还是他诗里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融成一片的理。”

《十四行集》表明,冯至的思想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十年的沉寂丰富了他的生命体验、哲学思考,因此,他的视野更加开阔,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关注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人类、宇宙的发展。

总之,冯至不是一个摇旗呐喊的诗人,但他以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表达了他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思考以及对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的忧虑与关切。从幽婉名篇《昨日之歌》到“沉思的诗”《十四行集》都贯穿着冯至的哲学思考。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1] Xie Mian. Mr. FengZhi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ew poetry and contribution- FengZhi sir anniversary offering [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994, (4)(Ch).
谢冕.冯至先生对中国新诗建设的贡献——冯至先生周年祭[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4).
- [2] Sun Yushi. Chinese modern poetry kingdom sage: Concerning the twenties FengZhi poems philosophical formation[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994, (4)(Ch).
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国里的哲人:论二十年冯至诗作哲理性的构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4).